

# 最好的战斗

阿馬尔·烏茲加尼著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 最好的战斗

阿馬尔·烏茲加尼著

貝 凡等譯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5年·北京

Amar Ouzegane  
LE MEILLEUR COMBAT

Les Editions René Julliard

Paris, 1962

根据法国勒内·裘利亚出版社 1962 年版译出

• 内部读物 •

最好的战斗

〔阿尔及利亚〕阿马尔·乌兹加尼著

貝 凡等译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 3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五) 1.30 元

---

开本  $850 \times 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9 \frac{1}{2}$  · 字数 225,000

1965 年 8 月第一版 1965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 · 764

“最好的战斗

乃是在不公正的君主面前讲公正话。”

阿拉伯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

（引自艾卜·达伍德、提尔米基和

伊本·马加编的圣训集）

#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 第 一 部

### 革命的民族思想

|                          |     |
|--------------------------|-----|
| 第一章 改革运动·····            | 7   |
| 第二章 世界史的“灾难日子”·····      | 34  |
| 第三章 阶级意识和民族感情·····       | 60  |
| 第四章 波旁宫——民族改良主义者的坟墓····· | 94  |
| 第五章 民族解放阵线·····          | 121 |

## 第 二 部

### 对假马克思主义论点的简短驳斥

|                        |     |
|------------------------|-----|
| 第六章 “工人”党还是爱国联盟·····   | 154 |
| 第七章 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     | 172 |
| 第八章 关于少数欧洲血统居民的问题····· | 190 |
| 第九章 城市暴力活动和群众行动·····   | 224 |
| 第十章 反共吗？不，是反对白痴！·····  | 252 |
| 结论 最好的战斗·····          | 272 |

## 附 录

|                        |            |
|------------------------|------------|
| 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的阿尔及利亚人民····· | 拉比·布哈利 281 |
|------------------------|------------|

## 前 言

“父亲，我們装扮成貴族吧！”

“我的孩子，要窜改族譜，起一个貴族的称号，这并不难；不过，要等那些认得我們的人死了以后才行。”

这是馬格里布<sup>①</sup>格言集上的一句古老的格言。看到登載在1960年11月的莫斯科《共产党人》杂志上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写的文章<sup>②</sup>的摘要之后，我們自然而然想起这句格言。

我們很失望。大失所望。

民族解放陣綫的战士大都了解这位給苏联杂志写稿的人究竟有多大才能。

当我們得到他那篇以宣传手册的形式在布拉格或在柏林出版的文章时，我們的好奇心就像对背着神象的牲口<sup>③</sup>的兴趣一样，瞬息即逝……。

但是，由于苏联共产党的理論刊物《共产党人》大加吹捧，所以这篇文章才显得出色，而这却是人为的。

这个苏联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大概沒有“自由論壇”这一栏，可以让总編輯在遇有这种情况时得以巧妙地为自己开脫。这是一种政治理論性刊物，原則上，不是任何主张都能随便刊登的。

这篇有关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文章既然发表，那么对民族解放

---

① 馬格里布(Maghreb)，詞的原意为西方，更具体地說是指北非。

② 我們已把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拉比·布哈利的这篇文章譯出，作为本书的附录，供讀者参考。——譯者

③ “背着神象的牲口”，參見《拉封寓言选》(中譯本見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92頁)，指庸俗浮夸而又愚蠢可笑的人。——譯者

陣綫、对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以及对民族解放軍的批評，自然都受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道义上的支持。

首先，我們荣幸地看到阿尔及利亚在各个战綫上，各个方面，特别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方面，已居于重要国家的行列，虽然它遭到一些不公正的攻击。

既然人家邀請（間接地）我們参加辯論，民族解放陣綫便同意同苏共中央委员会来进行友好的辯論。

民族解放陣綫的阿尔及利亚人过去在武装斗争中曾表現出一种百折不撓的毅力，无愧于——無論从哪一个方面來說——各国人民爭取民族独立的最崇高的战斗，而今天也能够显示出他們是富于政治理想的。

因此，我們的发言就不仅限于反駁一篇在莫斯科用俄文出版的文章了。

我們要把阿尔及利亚的革命、革命的发展、革命的困难、革命的当前临时措施、革命的成就及其前途等公諸于世。

我們要說明民族解放陣綫是怎样光荣地完成它作为民族解放战争动力的历史使命的。

我們很想做些既有益又能持久的事情。我們希望，借助于一場論战，阿尔及利亚、馬格里布、非洲和亚洲等地的青年能从这次思想意識的冲突中，学习更好地为人民的事业服务，更好地为自己的自由、民主和社会正义的理想而奋斗。

\*

\*

\*

我們將采取什么方法呢？

首先，我們的方法将完全不同于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論刊物上刊登的那篇文章中所采取的方法。这就是說，我們根本不去一一罗列在資产階級民主革命中所应遵循的革命战争的原則、战略和战术。这方面的知識可以从列宁、斯大林或毛泽东的經

典著作中汲取。

我們所要提出的，是在別的地方還不曾有過的，就是說，要在阿尔及利亚证明：当科学为能干、灵巧的手所掌握时，它就成为有效的工具。这就意味着：需要解释，一再解释，要从生活、行动和历史經驗中吸取一个或几个具体的經驗來說明每一个观点。

我們不会用同样武断的論据来反駁那些武断的說法。恰恰相反。當我們遇到錯誤时，就要揭露錯誤，并指出正确的道路；如果有謊言，我們就要证明它是荒謬的。

当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含混不清时，我們就要把它放回到它原有范围和时代当中去考察，并指出它多方面的意义，或同其他国内外事件的关系。

我們不会把这些消极的、片面的批評当作《古兰經》的經文那样接受下来。同样，我們將尽力把一切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同“教义学”分开，“教义学”这个詞是神学条文非常恰当的阿拉伯文說法。

因此，我們要对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可疑的陈腔濫調进行严格的审查。我們的耐心应当象阿尔及利亚妇女始終如一地細心为1871年的起义者制造火药、剔除其中杂质时所具有的那种耐心一样，或者象她們在1954年到1961年期間为民族解放軍士兵做“庫斯庫斯”<sup>①</sup>而篩掉小麦粉中的杂质时所具有的那种耐心一样。

我們往往要使用形象化的或尖刻的語言，这时，諷刺决不是恶意的，也不是庸俗的。它表达了一种人們流露出来用以感染人、說服人的一种真情实感。

我們非常了解促使赫魯曉夫先生在中央委员会就苏联农业問題进行辯論的那股热情，但是，企图用气象或技术上的借口来为錯

---

① “庫斯庫斯”(Couscous)，阿拉伯人的一种食品。——譯者

誤的統計預報辯解，我們決不能同意。這使我們想起了我們的朱爾朱腊山区的農民的通情達理，他們也同樣勸說過他們的鄰居，要他們在欣賞自己的好莊稼時不要太樂觀。

“只有麥子變成了麵包的時候，我們才會相信這是麥子。”<sup>①</sup>

蘇聯共產黨政治書記指責“那些庸碌無能的幹部，那些失職的和不負責任的人，他們由於干了見不得人的勾當，或者為了表現自己而欺騙人民……，那些營私舞弊的官僚主義者，事實上，他們是作為社會主義的敵人而在活動着”，這種嚴厲的指責，表達了一個忠心耿耿並且具有崇高責任心的革命者的正當的憤慨心情。

我們也是如此。當我們委婉地把阿爾及利亞共產黨政治書記稱為想要扮演死神的小丑時，我們並非存心冒犯任何人，而是想強調指出一個受蘇聯共產黨的官方刊物器重的撰稿人的可笑態度。

一天，有人責備盧騷過分注意一個賣藝者向一群遊手好閑的人所講的無聊故事。他卻回答說：“我對故事並不感興趣，只是對那種讲故事的方式感興趣。”

我們也是這樣。所遺憾的是有這樣的不同：我們的說書人不去替市場里的聽眾找娛樂，卻登上了莫斯科的講壇——馬克思主義的大師、社會主義建設者和太空征服者的講壇！

對於那些懷疑——已經七年了！——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綫的能力的人，我們接受這場要在他們自己的場地上進行比賽的挑戰。

當我們被迫拿起批評的武器來對付笨拙的阿爾及利亞共產黨的領導時，我們將講究功效，我們在拿起武器教訓法國殖民主義政府時，也同樣講究功效。

毛澤東說，“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因為它文字優美，更

---

① 卡比利亞地區的諺語。

不是因为它有念咒驅魔的法術。它既無法術，文字也不美，很簡單，只是有用。”<sup>①</sup>

所以，我們這本書將不是對原文的一種簡略的注釋。它是不会令人讀之生厭的，因為我們將引用一些有教育意義的事實，有歷史意義的小故事。

我們將彌補一個“非出自本意”的空白。這個空白是我們在《共產黨人》雜誌所登載的文章中發現的，它本來是不應當被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刊物的領導所忽略的。這個空白就是阿爾及利亞共產黨的官僚主義領導完全缺乏自我批評。

對於一個自稱列寧主義的政黨，這是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我們將代替該黨領導來解釋產生這一錯誤的原因：缺乏行動。

我們將分析從未公布過的事例來揭露阿爾及利亞共產黨失敗的近因或遠因。我們將順便採集一些在阿爾及利亞社會思想史上可以稱得上是新奇而又獨特的花朵。

例如：這一朵惡臭而有毒的雜交花，即阿爾及利亞共產黨領導和心理作戰第五局<sup>②</sup>的奇怪而又矛盾的結合，雙方都自稱出於同一“思想根源”，雙方都各自為自己的互相矛盾的目的而鬥爭，雙方都枉費心機地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綫爭奪革命的領導權，爭奪大多數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擁護。

但是，也有一些燦爛芬芳的花，例如：“戰鬥的阿爾及利亞”的知識分子，這是一支新生力量，它產生於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綫內部，並在爭取阿爾及利亞祖國的民族解放鬥爭中經過鍛煉。

這些革命的知識分子為自己爭得了這樣的榮譽：迫使阿爾及

---

① 毛主席的原話是這樣的：“我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為着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麼神秘，只是因為它是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走向勝利的科學。”（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22頁。）——譯者

② “心理作戰第五局”（le 5<sup>e</sup> bureau psychologique），法國侵略軍的一個機構。

——譯者

利亚共产党领导和殖民地军官在不再受人摆布的群众面前遭到同样的失败。

他们还为自己争得这样的荣誉：迫使在其左边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和在其右边的殖民主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遭到失败，因为对手和敌人都没有很好地研究、理解和运用人民革命的哲学。

倘若我们能阐明 1954 年起义的局势，我们的论证就会更容易些……。要了解被自己兄弟出卖的约瑟怎样能当上国王<sup>①</sup>，就必须知道被扔到井里去的敬爱的优素福是怎样走出井底回到了大地的高台上来的<sup>②</sup>。

因此我们的研究将分两部来回答下列问题：

1. 没有革命的民族思想，阿尔及利亚革命能否胜利？

2. 《共产党人》的文章是不是有助于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决定性的胜利？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官僚主义领导能否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农民革命中起首要作用？

作为结论，我们还将说明革命民族主义如何能够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使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变为一个民族民主的现代国家。

---

① 参见《圣经》的《旧约全书》中《创世记》第 37—40 章。——译者

② 参见《古兰经》第 12 章。——译者

# 第一 部

## 革命的民族思想

---

### 第 一 章

#### 改 革 运 动

我們不打算在下文里教訓苏联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在一个不同于印度支那或几内亚的法国殖民地，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把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导向胜利？我們也不想談主观的条件……。

因为，过去，我們必需进行的不仅仅是武装的游击斗争，我們还必需对拥有大炮、舰队和飞机的殖民主义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我們并不坐待与法国敌对或竞争的某一个强国的大炮、舰队或飞机的干預……。

过去，我們不得不起来反对殖民主义敌人的政治、行政和經濟机器，反对通过殖民地资产阶级、大葡萄园主、不劳而获的法国移民、矿业大王、銀行大王和海运大王等等表现出来的殖民主义敌人的奴化意識形态，反对殖民主义敌人的間接支持者的意識形态，即欧洲工人貴族以及阿尔及利亚地方行政官吏<sup>①</sup>的半封建制度，那

---

① “Caïds, Aghas” 和 “Bach-Aghas” (阿尔及利亚地方行政官吏)，系 “Zem-skié natch-alniki” 在阿尔及利亚的变形，原指沙皇貴族官吏，兼管行政和司法。

些既是官吏、貴族、教門頭子，又是大地主的那些兩條腿的蝗蟲的意識形態。

殖民主義敵人不僅僅是一種物質力量；從表面上看，它貌似一座堅固得足以抵擋原子彈的山嶺。這一物質力量還有精神力量和震懾人的手法為其後盾，利奧太元帥<sup>①</sup>曾用法國負責穆斯林殖民事務的官員的口頭禪說明這種震懾人的手法：“顯示其力量，是為了不必使用它。”

實際上，殖民主義敵人之所以有力量，乃是由於它的受害者軟弱無力。就仿佛蛇的注視具有震懾力，足以使遠處的小鳥癱瘓，以致忘了從樹上飛走而軟綿綿地掉下樹來，掉在這個爬蟲的身旁……。

怎样才能使那只小鳥確信，只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克服自己的恐懼，不忘記自己還有翅膀，就可以具有戰勝蛇的力量呢？

怎样才能使阿尔及利亚人民確信，只要相信自己的力量，以越南、埃及、馬來亞、印度支那……作榜樣，進行革命的鬥爭，就可以把自己從殖民主義奴役制度下解放出來？

從上述兩種情況看來，這種希望似乎是違反公認的鳥類和人類自然法則的幻想。

相信自己的力量？

並且只有相信自己！怎样才能進行鬥爭，而不坐待外來的、超自然的、政治的、軍事的或外交的干預？

只有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切身經驗來幫助阿尔及利亚人民，使他們擺脫旧政党或破產了的組織，才有可能做到。

民族解放陣綫過去能夠從政治上和思想上徹底消除麻痺人民

---

① 利奧太元帥(Maréchal Lyautey, 1854—1934年)，以在印度支那、馬達加斯加和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進行殖民主義活動而臭名昭著，1916—1917年出任法國陸軍部長。——譯者

的力量：

一、反动的民族意識形态，这种意識形态是由墮落为替腐朽的殖民主义服务的伊斯兰教的苦修者、或传统主义者<sup>①</sup>（神秘的傳統主义者）的首領們所販卖的，其理論表现为：

——在宗教方面，是伊斯兰教的一种异端邪說，在那里，狂热、教义、皈依、默思、消极的宿命論和迷信占据了上风；

——在政治方面，完全屈服于殖民主义的統治，因为这是神的意志。

这种反动的意識形态的經濟基础是大地主階級，他們剝削只分得五分之一收获量的佃农、无地的或不富裕的农民。

大地主階級之得以形成和壮大，是由于殖民主义的緣故，是由于对大小官員或伊斯兰教苦修者所給予的免費贈与，或强取豪夺的緣故。殖民者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稳定的階級，并依靠这个階級在行政上和宗教上的影响，来掌握中农或貧农，从而控制阿尔及利亚大多数人民。

另外，苦修主义在城乡之間制造了鴻沟，而城市在宗教、政治、階級觉悟和民族意識等方面是比較先进的。

民族解放陣綫避免了宗派的危險，沒有生搬硬套，作出庸俗的反教权主义的行为。因为持有异見的宗教小派別或秘密社团始終是存在着的。在这些秘密社团中，只有那些既虔信宗教而又仇視殖民統治的教徒們，才能在盟誓后加入为社員。

我們沒有忘記——而这一点却是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主办的周刊《自由报》所不懂得的一——我們的讲經院<sup>②</sup>并非一向都是象今天的那些游方僧，馴蛇的魔法师，或驅除妖魔、痛苦、疾病、阳痿、不妊

---

① Tourouqiye，其复数为 Tourouqi，传统主义者，伊斯兰教的苦修者和宗教团体的追隨者。

② 讲經院（Zaouia），伊斯兰教的一种清真寺。——譯者

症等等“灾难”的护身符的制造者的团体。

过去,这些讲經院都是一种宗教兼軍事的会社,犹如阿尔摩拉維德帝国的締造者“阿尔摩拉比特”<sup>①</sup>一样,或者像維護天主教和欧洲封建制度的圣殿騎士团和条頓騎士团一样。

在1830年的反抗法国侵略的抵抗运动中,我們的“教兵”,即僧侶兵,最先起来响应阿卜杜勒·卡德尔<sup>②</sup>的号召,充当誓死保卫祖国和宗教的志願敢死队。

經過十七年的斗争以后,軍事上的失利,部落制度的破坏,土地由于殖民化而被掠夺,鎮压,收买,貧困,饥饉,异教徒、外国人、压迫者的胜利,凡此种种,都象交了恶运似的层出不穷……。在这位护教騎士<sup>③</sup>先后被放逐到法国和叙利亚以后,人們就完全失去了信心,人們开始等待救世主降临,等待他大显神通,把人民引上正路!

二、民族改良主义的意識形态,其特点是:一心一意要用謹慎的步調,用非暴力政治来爭取独立,犹如替純种駿馬包扎伤口那样,不过其方式大同小异:有的主张办学校,有的主张搞貿易,或搞技术,或贖买土地,或通过維新办女子教育,或废除面紗,或搞議会活动,或搞工会活动,或做吁請天罰的禱告,或者用夸夸其談之舌来唱爱国主义的高調!

因为革命行动,揭竿起义,是一种“危险的把戏”,一把一发就不可收拾的大火。

---

① 十一世紀中叶,北非的柏伯尔人掀起反抗封建統治者的起义。起义者揭露統治阶级违反伊斯兰教法律,要求恢复伊斯兰教信仰的純洁。这一运动的拥护者称为“阿尔摩拉比特”,意为反异教的战士,西班牙人訛为“阿尔摩拉維德”,后来这一名称成为优素福·伊本·塔士芬所建王朝的称号。——譯者

② 阿卜杜勒·卡德尔(L' Emir Abdelkader),阿尔及利亚民族英雄,曾领导抗法斗争达十七年之久(1830—1847年)。——譯者

③ 护教騎士,指阿卜杜勒·卡德尔。——譯者

因此，就必需懂得等待外来的盟友来用同等力量的武器把殖民主义消灭掉！

这样，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散播了一种等解放者来干预的等待主义，他们心目中的解放者曾以这些面目先后出现过：“敬爱的”伊斯坦布尔苏丹，“哈吉”威廉第二，“常胜将军”阿塔图尔克，“优素福”斯大林，“元首”希特勒，罗斯福……。

三、向武装起义的困难投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瘫痪了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内的那些“有愿望的”革命者。

这种软弱无能、缺乏决心的态度，必然使他们对胜利的信心、对民族解放阵线是否有避免冒险的能力发生怀疑。

既然除了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或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以外，就没有其他的“战略家”，那么，一切争取独立的企图早就注定要失败……。起义只是少数内行人才懂得的艺术……。危险呀！未经批准，不得乱动！

这是为了使革命不致变成一场流血的和没有前途的冒险行动，不致变成一场由一小撮中了盲动的少数派无政府主义毒素的“莽撞汉”所发动的“自杀性行动”……。这是为了使革命不致变为那种专门为来访的外国部长们表演的带火药气的马队演习一样；要知道，在这种行动里，危险是现实的，社会的后果是不幸的。

以后，我们在深入探讨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政策时，将会看到，这种立场乃是一种混乱的理论的必然产物，这个混乱的理论一会儿主张列宁主义，一会儿又是社会殖民主义、投降派的机会主义、反民族意识的宗派主义……（或反民族主义的！……）；一会儿是等待主义，一会儿又有阶段飞跃论的倾向；一方面有害怕人民的心理，政治上采取孤立态度，长期以来毫无准备，一方面又想利用民愤的爆发来达到目的。

四、梅薩利主义的反革命思想。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是在脱离“爭取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党”后宣告成立的，它懾于1954年11月爆发的武装起义的浩大声势，逐渐从謹慎持重的态度轉变为先是隱蔽的、后是公然的敌对态度。于是投降主义思想就蜕化成为反革命思想。

对阿尔及利亚民族的敌人給予間接援助，最先表现在采取卑劣的或种族主义的行徑上：如敲詐勒索犹太商人，抵制莫扎布<sup>①</sup>商人，对“純粹由卡比利亚人领导的……”民族解放軍发动一种仇視运动。

以前，有些民族主义者把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的背叛行为看作是“无意識的”，认为这只是“冤家兄弟”之間在分別对共同的敌人进行斗争时的好胜心理、鬧鬧意气而已。后来，民族解放陣綫的积极战士往往在識破殖民地警察的圈套以后就被暗杀，而且，在法国軍隊的共謀下，組織了專門从背后襲击民族解放軍的“逆火”这个假抵抗运动（如貝罗尼斯事件<sup>②</sup>）以后，这种背叛行为在所有阿尔及利亚人心中，就成为公开的，而且是有意的行为了。

从法国总督苏斯戴尔对馬西农教授所透露的密談看来，我們对法国政府的“最后一张牌”——梅薩利主义所作的估計，已經得到了证实。經驗表明，我們在民族解放陣綫的“行动綱領”（1956年8月20日的苏馬姆代表大会）中所作的分析证实，我們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敌人——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所进行的有力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如同追隨居易·摩勒和拉戈斯特<sup>③</sup>的时候一样，在戴高乐政

---

① 莫扎布人（Mozabites），指居住在撒哈拉北部莫扎布（Mزاب）地区的柏伯尔人。——譯者

② 貝罗尼斯將軍曾协助法軍对民族解放軍作战。——譯者

③ 拉戈斯特（Robert Lacoste，1898年— ）1956—1957年曾任法国派駐阿尔及利亚的駐节部长。——譯者